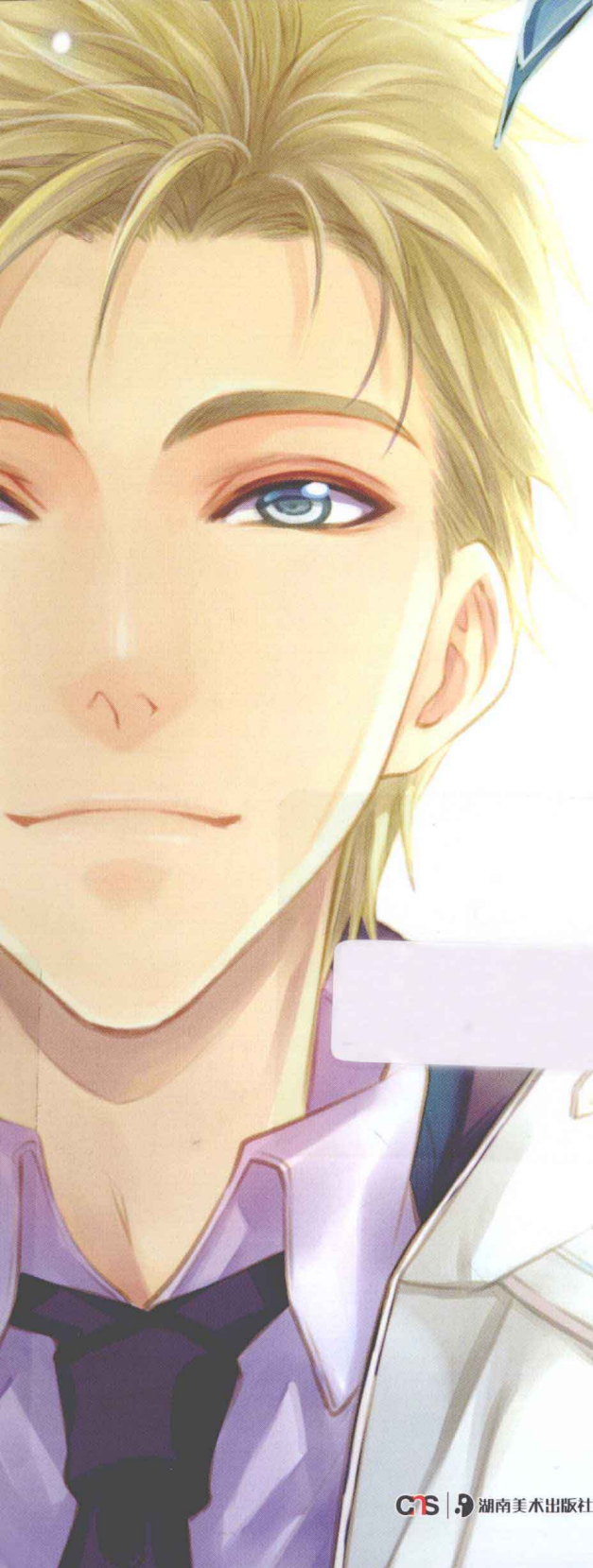




翼之影 II

Quarter Rest

「四分休止符」

White Phantom

果君 / 著 喜喜果 / 绘



翼之影

White Phantom

水果君/著 喜喜果/绘

「四分休止符」

Quarter Rest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翼之影·四分休止符/ 水果君著; 喜喜果绘.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356-6641-3

I. ①翼… II. ①水… ②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45117号

翼之影 · 四分休止符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出品
Guangzhou Tianwen Gokuraku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著 者	水果君
绘 者	喜喜果
出 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 版 人	李小山
出 品 人	刘烜伟
责任编辑	贺灏沙 陈雨虹
美术编辑	周贵彬
制版印刷	利丰雅高印刷 (深圳) 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240mm 1/32
印 张	7.125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6641-3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 3-07C

电话: (020) 38031526 传真: (020) 38031253 官方网站: <http://www.gzt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Air plot 5
Quarter Rest 1/4~四分休止符1/4

00

“安弗洛·波尔德准尉，虽然这个要求对你来说可能非常苛刻与艰难，但是必须请你重新叙述一遍事件的整个过程。”

这样说着的军官表情严肃，语气就像冬日河床中结成的坚冰。柯纳维亚的军服被他穿得仿佛每一道褶皱都像是精心设计好的一样，代表“国防部特别调查组”身份的金色鹰头章别在他左边的衣领，肩上的阶级章显示他已官至少校。

军官身边充当记录员的副官将一份夹着厚厚照片的档案摊放在少年面

前，波尔德苍白的脸上顿时失去了最后一点血色。

“这是有关‘830雪山事件’的全部资料，希望可以帮你唤起更多的记忆。”军官把双手伏在桌面的文件上，那是一双保养得如同钢琴家般的手，皮肤细腻，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

看了一眼对面墙上闪着红点的摄像头，波尔德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他的身体里还打着钢板，光是保持坐姿就已经让他疼得直冒冷汗。右臂因为严重受伤的关系，挽起的军服袖子下还缠着厚厚的绷带，他只能用左手慢慢翻动照片。昨天他才被医生允许下床，今天就架着拐杖来到国防部接受军事调查。

“时间有限，我们可以开始了吗？”军官说。

少年机械地点了点头，接下来却依旧没有开口。

记录员向军官投去询问的目光，但他的上级此刻难得地没有催促少年的意思。

过了好半天，波尔德动了动嘴唇，终于说出了第一句话。

“……为什么偏偏是他呢？”

九月窗外的蝉鸣声已经低弱了不少，毫无生机的人造植被却令人反感地异常繁茂。柯纳维亚国防部坐落在格莱丁堡州中心的人工岛上，岛上戒备极其森严，曾经被迪翁戏称“哪怕是一只瑞肯库尔籍的苍蝇，在这里也会被一枪打下来。”

时值午后，远方隐隐传来客轮悠长的鸣笛声，就如同宣告夏天已经远逝的丧钟。

01

布鲁瓦德历247年7月2日。

午后。

波尔德觉得这次是真的死到不能再死了。

他就像一条死鱼似的趴在床铺上一动也不动。

兰德·林推门走进来，看了波尔德一眼，之后把书包扔在地上，站在床边开始换衣服。他刚从图书馆回来。

“……喂，你的枪里有子弹吧？行行好，现在杀了我。”波尔德的声音从上铺有气无力地飘下来，“看在我大慈大悲地跟你换了床铺，上个月还花了3f在洗衣房里帮你洗了床单被罩与枕套，求给我个痛快吧……我会写好遗书说杀死我的凶手是明天的理论考试，你没有责任的。”

就在波尔德度过自己的17岁生日之后不久，弗戈森诺也迎来了历时半个月的期末考试。得知授飞当天其实是波尔德生日时，迪翁摸遍浑身上下空无一物的口袋后大言不惭地说：“成年之前的最后一个生日竟然过得这么有意义，感谢S-AF与我们‘雷鸟’吧小鬼，这可是大家送你的生日礼物。”

不过说着“真好啊，再有一年就可以跟你一起喝酒了”的鲁迪斯倒是让波尔德开心了好一阵，虽然波尔德至今都还没尝过酒的味道，也不明白这种喝多了会让人神志不清的饮料为什么能如此受欢迎。

弗戈森诺的期末考试复习一般应该从5月下旬开始，但这两个月来由于每天奔赴S-AF，波尔德根本没有时间看书。每天晚上顶着月亮回到寝室，只会累得像摊烂泥一样倒头就睡。他曾经试着抽训练中的休息时间复习，但效果特别糟糕，而且还会被各路人员嘲笑。比如被迪翁抢走课本说“你

这个傻瓜，有埋头啃书的时间还不如去跟鲁迪斯哭个鼻子叫他把考试题透给你啊！”这让少年特别地恼火。明天的飞行理论是这个学期的最后一门考试，一年级期末波尔德就是差点挂掉这一科。

或许鲁迪斯判卷的时候可以看在战友的情面上高抬贵手？

不不，想到被鲁迪斯批阅试卷的样子，波尔德觉得肠子又全部拧巴起来了——等等他会参与判卷吗？他能来客串讲师就不错了，弗戈森诺不能这么使唤柯纳维亚的王牌英雄啊！……所以说他到底参不参加判卷啊？！

——纠结到最后，波尔德觉得还是让林现在就给自己来一枪比较好。

波尔德根本就没指望林能回话。在他印象里林如果能回答一次他的话，就相当于一支安打，如果林能主动跟他说一次话，那么珍贵得与一支再见全垒打差不多。所以波尔德干脆心安理得地当室友是个哑巴。

当然如果未来两个人可以就“最初对彼此印象”的话题进行恳切交谈，那么林大概会说每天晚上必须听着MP3还要把声音开得特别大才能入睡的波尔德，一直让他疑心是个聋子。

而现在尚不知情的波尔德则是把林这样一个大活人当成树洞，觉得每天只要对着喊一喊“国王长着驴耳朵”就可以解压。

“……国王长着驴耳朵。”波尔德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声。

见林在床下依旧没有动静，他又无聊地补了一句：“汪。”

下一秒，一本笔记“啪”地甩在了他的脸上，波尔德懒洋洋地把本子捏起来，抖着它把手伸向床外：“哑巴中士，你的笔记违背地心引力跑到我脸上来了。”

这时候，安打出现了——

“那是给你的，长官。”

虽然最后那个“长官”的称呼在波尔德听来根本就是一种嘲弄。

少年拿回来有气无力地翻了两页，接着他猛地坐了起来：“哦？哦哦哦



哦哦?? ”

“……你是只公鸡吗？”第二支安打出现了。

“这笔记哪里来的？”波尔德看着上面整理出来的考试重点与题目，心里已经有天使仪仗队在列阵演奏了，“鲁迪斯给你的？”

林回给他一个异常鄙视的眼神：“我整理了最近20年所有的考试资料，根据重复出现的题目做了内容归纳。吃掉这本笔记，及格肯定没问题。”

……其实内容波尔德一点都没有听进去，他在认真地数林说话的字数，看有没有创历史纪录。以至于忘了喊一句“你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要到考试前一天下午才给我?!”

第二天。

考试结束后波尔德接到了娜斯洛的电话，做姐姐的劈头就问：“说好的鲁迪斯签名呢？你这么久不跟家里联系，该不会是因为没搞到所以不敢打电话吧？”

“我是在准备考试！而且S-AF那边忙死了好吗！”波尔德对着手机喊道，“不过你如果再早打5分钟，搞不好就可以跟鲁迪斯通话了，当然是以你弟弟我手机被没收的形式。”

那边竟然传来一阵丝毫不掩饰的失望长音。

最后一门飞行理论考试，让大家都感到意外的是鲁迪斯竟然亲自监考。虽然全程他都一直坐在讲台后面翻着小说，期间连头都没有抬过。

铃声响起的时候他把封面上印着“伊恩利维亚”字样的小说合上塞进兜里，说：“真可惜判卷的人不是我，不然我肯定会让你们每一个人都及格。”

那一瞬间，波尔德说不清自己的心情到底是如释重负还是遗憾非常。

挂掉姐姐的电话，背后响起一个熟悉的温和嗓音：“波尔德，跟我去一

下校长室。”

迎着少年如同惊弓之鸟般的震惊目光，金发军官无奈地解释道：“……送一下试卷而已。”

在弗戈森诺每次考试结束之后，监堂教官在将试卷送达校长室的过程中，通常必须有学员陪同进行监督。虽然这个规定的初衷只是想找个人在路上一起说说话也不是没有可能。

走在螺旋台阶上，鲁迪斯问：“休假怎么打算？”

弗戈森诺从明天开始就正式放暑假了，不过邓肯给在校的僚机飞行员只放了三天假，要求他们在7月7日同所有军演人员一同入住S-AF的军官公寓，全力以赴完成8月1日军演开始之前的最后准备。

波尔德挠了挠头：“时间这么短，好像也干不了什么……”

这两个月以来，波尔德的生活主题只有“飞”，对其他什么事也不太关心，甚至连一直特别喜欢的歌手苏特两周前出了新专辑他都是昨天才知道。现在有3天时间可以把飞行的事情完全放一放，波尔德反而有点不适应。

“往年呢？”

“去舅舅家探亲，他在毕苏鲁做外科医生。”

“毕苏鲁？好地方。”鲁迪斯笑说，“那里的米茨酒真是好喝啊……”

“少校经常去那里吗？”

“只去过一次，还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毕苏鲁地区与柯纳维亚接壤，在历史上与瑞肯库尔也颇有渊源，所以几百年来围绕它的主权问题瑞肯库尔与柯纳维亚一直争论不休。120年前两国终于彻底承认毕苏鲁主权独立，之后毕苏鲁依靠得天独厚的旅游条件与实力雄厚的银行资源，成为了全世界为数不多能够免于战火的中立国家之一。

波尔德的母亲与舅舅同时拥有柯纳维亚与毕苏鲁双重国籍，波尔德的父亲25年前因为到毕苏鲁工作而结识了他的母亲，两人结婚后一直在毕苏鲁居住，直到波尔德8岁的时候全家迁回柯纳维亚，12岁又从庞德森自由市迁至佛明伦州。

“少校打算做什么呢？”波尔德问，“休假。”

他知道邓肯也给鲁迪斯放了3天假。

“睡觉打游戏吧……还有出去喝个酒之类的。”鲁迪斯认真地想了一下，似乎有些苦恼地补充道，“虽然在家喝也行，但总觉得少了点味道……”

……不知道如果把这条情报透露给Sky Up!!杂志社的编辑，他们会不会对柯纳维亚王牌机师的私生活内容彻底失望。

想到这里，波尔德有些莫名哀伤。

“嘿，那个二年级生！”突然楼梯的上方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

抬头见对方穿着高年级的制服，波尔德只好不情愿地立正站好：“是，学长。”

“S-22的SMFD尺寸是多少？”对方笑嘻嘻地问道。SMFD是S-22机舱里的副多功能显示器。

“……欸？”

“我要报告教官了？”

“别、别、等我想一下……”波尔德急忙说，但是他的大脑一片空白。这时鲁迪斯在他旁边咳嗽了一下，借势用手遮着嘴低声说：“6.25×6.25。”

“是6.25×6.25英寸！”波尔德立刻大声回答。

“不错嘛，恭喜你回答正确，下次见！”

“原来弗戈森诺这个无聊的传统还没变啊……”见对方离开，鲁迪斯感慨道。

“正因为是传统所以才不会轻易更改吧。”波尔德悻悻地回答。在弗戈森诺，高年级学生可以不分时间与场合对低年级学生进行五花八门的提问，内容从军事到历史甚至到日常生活比如今天食堂的特价菜是什么，如果回答不出或者回答错误都要受到惩罚。这个规定的初衷是为了帮助新生迅速建立军队中的阶级观念与服从意识，但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似乎有了一些不小的偏差。

“一年级新生最倒霉了，对那些高年级生来说他们就像一只又一只散发着‘请尽情欺负我吧，咩’信号的小肥羊。”波尔德心有余悸地继续说，“升上二年级之后倒是好点了……虽然也没好多少。”

“之后那些被刁难过的低年级学生升到了高年级，就会变成当初他们讨厌的那些学长们的样子，继续去为难低年级生。”鲁迪斯耸耸肩膀，“真是一个缺乏美感的无聊循环。”

“少校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波尔德有些意外。

不知这句话哪里戳到了对方的笑点，年轻的军官像想起了什么好玩的事情一直无声地笑着，等笑够了，鲁迪斯狡黠地眨了眨蓝色的眼睛：“一般在这种情况下都是我们去欺负高年级学生。”

虽然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但注意到对方用词是“我们”的波尔德隐隐觉得，鲁迪斯在弗戈森诺就读的那几年，应该是一段异常快乐的时光。

02

校长室。

鲁迪斯把理论考试的试卷交给了早已在等候的参事官，由他清点数量后再让校长签上名字，之后参事官便抱着试卷离开了。

看了波尔德一眼，凯纳普校长笑了：“鲁迪斯，你这个见证人员选得好

像不是很有说服力啊。”

波尔德不免紧张起来：“我、我可以保证这一路少校没有违规行为！”……聊天应该不算是什么违规行为吧？

“校长先生不是那个意思，放松点吧，准尉。”鲁迪斯忍不住叹了口气，“你这个动不动就紧张的毛病什么时候才能改掉啊。”

波尔德做了一个泄气的表情。

“咳，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在这里谈过的那个学生吗？”校长突然像打哑谜一样对鲁迪斯说，“就是他了。”

“……啊。”金发青年小小地反应了一下，接着意味深长地看向波尔德，“这么说倒是一点都不意外。”

……那个学生是哪个学生？不意外是什么不意外？

波尔德满头雾水。

“校长先生，到此我在弗戈森诺的执教任务就全部结束了。”鲁迪斯说，“一直以来谢谢您的教诲与信任。”

“嗯，辛苦你了。”凯纳普校长回答，“如果可能的话，真希望你下个学期还在S-AF啊……果然是不可能了吗？”

鲁迪斯有些为难地笑了笑：“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

“下一步要去哪里？”

“具体的人事调令虽然还没下来，不过大概是回格莱丁堡。”

凯纳普校长微微露出惊讶的神色，接着用欣慰的眼神看着自己的爱徒：“好运，少校。也祝你们军演顺利。”

鲁迪斯回了一个军礼。

7月4日中午。

波尔德本打算一大清早就回家的，结果模拟飞行课的教官要他协助调整仪器，波尔德只好帮着教官在模拟器中飞了3个小时，这么一拖就到了中午。好在一起帮忙的还有库宁格特，所以也不算太无聊。

与外表看上去有些高傲的玛莎不同，库宁格特虽然也相当漂亮，但却平易近人得多，在学校里人缘非常好。自两个月前在1对1的模拟空战中输给波尔德之后，库宁格特有时会跟波尔德打听一些有关鲁迪斯的事情。刚开始波尔德总是乖乖地有问必答，后来这件事被鲁迪斯知道后，年轻的飞行员故意板起面孔对他说：“你可不要把我的事情到处乱讲啊……当然，如果对方有给你好处的话另算，我们可以平分一下。”

“如果不是我运气好在模拟空战中赢了库宁格特，现在担任您僚飞的应该是她才对吧。”波尔德笨拙地解释着自己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所以我想她一定非常不甘心……”

“谁告诉你赢了那场模拟空战就能做我的僚飞了？”鲁迪斯的回答让波尔德非常意外，“当我是谁，谁赢谁捧的冠军奖杯吗？”

“哎？那是因为什么？”

鲁迪斯看了他一眼，却拒绝给出答案。

好事者迪翁倒是没少用当事人根本就不稀罕的巧克力“行贿”或者是虎起脸利用军衔与资历“威逼”，试图从波尔德嘴里套出库宁格特到底提了什么问题，但是被自己长官下了缄口令的忠实战士一脸大义凛然，坚决不向邪恶的八卦势力屈服。

其实库宁格特的问题并不像迪翁想得那样充满个人色彩，库宁格特比较感兴趣的是White Phantom。每次跟少年聊得最多的也是战机相关，不过有关White Phantom的资料都属于军事机密，波尔德自然也不是十分清楚。所以他只能就仅有的伴飞经验，对White Phantom的一些性能做些猜测。而这正是库宁格特特别喜欢听的，不飞行时，两个人就像意气相投的同

好，交流着有关飞行的所有话题。

回到寝室推开门，林正躺在床上看书。波尔德认出那是他第一天来到这里时从书包里掏出的小说。书的样子很旧，但显然林很宝贝它，波尔德曾经偷偷瞥见小说的名字是《蝴蝶》，不过他没看过这个故事，也完全不知道讲的什么。

“你的假期打算怎么过？学生公寓今天下午4点之前就要清空了。”

波尔德一边整理要带回家的东西一边问。他知道兰德·林不是佛明伦本地人。而S-AF的公寓要到7月7日才会对参演的军人开放。

林翻个了身，没有回话。

习以为常的波尔德三两下就收拾好了自己为数不多的行李，看了下时间，这个时候去公交站，应该正好赶上一点半回市内的车次。

“……我会找个旅馆。”林突然说道。

波尔德觉得自己与林之间大概相距亿万光年，要不然为什么每次他的回答都会延迟那么久。

已经走到门口的波尔德停下了脚步。他想起之前在校长室，跟鲁迪斯两个人即将离开的时候校长特地提到了林。

“那孩子吃过很多苦，虽然看起来冷淡，其实只是不擅长跟人打交道罢了。无论是在弗戈森诺还是在S-AF，你都是他的前辈，可能的话就多照顾他一点吧，准尉。”

都怪那个多管闲事的臭老头又多嘴。

爱操心的老好人暗暗叹了口气，拽了拽单肩背着的书包转过了头。

“……要来我家吗？”

“真是的，之前打电话说要带个战友回来住几天，我还以为你是把鲁

迪斯带回家给我个惊喜呢!!”饭桌上娜斯洛不满地跟弟弟咬耳朵。

“都说了鲁迪斯是我的长官!我怎么可能随随便便把他像一只弃犬似的带回家!”波尔德大声反驳道。

置若罔闻的林默默扒完自己盘子里剩下的食物,之后放下刀叉对着波尔德太太开了口:“很好吃,谢谢您。”

“林不要客气啊,还有很多的。”说着母亲高兴地要给林添饭,“小弗从来没有带过同学回家呢,你们是很要好的朋友吧?”

你见过平时相处像是演哑剧的好朋友吗?

波尔德感到林明显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像极了两个联合作弊的学生在面对老师时犹豫要怎么圆谎一样,接着只见林点了点头:“嗯。”

波尔德直接一口水喷了出来。

“这么大人了,怎么连喝个水都不会?”一边这样数落着,一边把纸巾递给弟弟的娜斯洛转向林继续问,“你们平时军校的生活是怎样的?小弗的嘴巴严得像贴了封条一样,从来不跟我们讲。你也是飞行员吗?”

林抬起头,用湖水一般的绿色眼睛看着娜斯洛,回答得倒是不同于往日般及时:“不,我是个士兵狙击手。”

“嗯?”对军种差别不甚了解的娜斯洛显然不能理解林简短的回答。

“这个我来说吧,就读弗戈森诺的学生分成两种,一种是军官,一种是士官。”波尔德一边嚼着一大块牛肉一边含糊不清地说,“我是军官中的准尉,林是士官中的中士,目前我只能开战斗机侦察机之类的,林作为狙击手在战场上是搭载直升机作战,我还没有驾驶直升机的飞行资格,他有。再有不是我不跟你讲军校生活,实在是没什么可讲的,早晚两次负重跑,平时要么上课要么训练,吃饭睡觉都像打仗一样,没什么好说。”

不过波尔德没有讲,像林这种士官,弗戈森诺每年都会特别接纳定额的数量进来,让他们在这里完成进修再返回战场,换言之,能够来到弗戈

森诺的士官，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手。虽然波尔德还不知道作为狙击手，兰德·林的真正能耐。平时在S-AF训练，林也都是乘坐教练机跟大家一起升空，不过从鲁迪斯与校长对林的态度来看，他确实应该有着非常过人的一面吧？波尔德这么认为。

“快别讲这种话题了，听着就怪可怕的。”做母亲的皱了一下眉毛，“有哪个当妈的会想听自己孩子讲战场上的事情。”

“大概解释一下而已啦。”波尔德嘟囔了一句，继续把脸埋进盘子里。

03

晚饭后，母亲为林先放好了洗澡水，并且把换洗的T恤找了出来：“你就穿小弗的吧，这件衣服是他姐上周新买的，还没穿。”

“给您添麻烦了，阿姨。”一米八六的兰德·林低头道谢的样子，就像一只乖驯的大型犬，“衣服我会洗干净后还给你的。”

“哎呀，这孩子真是太客气了，”林进了浴室之后，波尔德太太一边走回客厅一边感慨着，“真想有这样一个又帅又乖的儿子啊，带出去一定有很多人夸……”

“妈！其实我不是你们亲生的吧！！”波尔德见状大喊

“全家就属你矫情。看着爹妈每天总是念叨你我还想说我才不是亲生的呢。”娜斯洛撇嘴

“哎哎？从小到大可从来都是你想要什么爸妈就立刻给你买好不好？”做弟弟的反驳道。“新年时我想要一个小火车都不行！他们却给你买了一个娃娃屋！”

“别乱讲。明明是你要的那个牌子停产了。”

“哼，才不是呢！”突然波尔德像是想起来什么似的，转向正坐在沙